

林譯小說

第二集

第六編

賂

史

下

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略史卷下

法國亞波倭得原著

閩縣林紓
靜海陳家麟同譯

第十六章

前此在奉天與伊瓦爾分手後與之久不相見。凡天下女子爲國際偵探余亦觀之數矣。獨伊瓦爾之爲人乃深所不解。彼旣殺其二子及其親夫爲警察長所刦持竟爲偵探其勢蓋出於不得已也。一日下午余在逆旅中。有侍者言一女士前來奉訪。且不告姓名。但云一言卽悉。余此時仍名司忒林。充和平會之代表。余擬有暇改裝更往他處偵探。少須女子入余一見卽知爲伊瓦爾厥狀似驚怖。余本夙備其人之深沈。然伊瓦爾見余作欲哭狀呼曰爾。

爲司忒林先生亦武伊武先生乎。幸勿罪我。以在吾家全爲偵探。不能發言。余讓坐。曰王妃惠降。胡敢不悅。女聞言卽曰似君不信我。然不信我亦自有說。因張目視我。似希吾信。而又責吾疑者。復曰旁人語我。君卽衣值探之。衣目視孟康之死者耶。余見其面似有悔恨之容。然余尙無動乃莊容答曰吾若僞不知亦不見信。王妃果知吾爲武伊武者。當知吾生平行事。不願爲人所提。女見余澹泊無情。卽以手自握。言曰仍不見信。且奈何。余見其狀甚誠。或且有真情見示。或僞作此容。以圖我耶。因思必當餂之。使言卽曰鄙人唐突。乞王妃勿罪。凡人旣抱宗旨。不能不按之而行。今亦甚願。臺顧吾身。結爲良友。女曰友耶。君當圖度。吾之匆匆來此。又何爲者。語時揚手。頓足。作失望狀。曰彼輩遣我來索。君命余平日素。

鑽定以犯險既多。胡能爲動。然此次亦頗有危疑之心。蓋此女美冠一世。且爲主戰之首領。謀至陰沈。令來殺決。非讐言。於是起立。言曰。女士所言信耶。且爲何語。當自知之明。女不答。引目視余。淚落如梗。余不知所爲。蓋平日強忍。卽人死。吾前心亦無動。顧經美人一哭。則不能不易其平日之所守。卽曰。王妃勿過傷感。且坐語。吾以故卽扶將以坐。言曰。王妃此來爲死我而來。乃不忍故人。自是善心所發。女曰。吾實冒萬險而來。但未知先生之意何屬。余因思及孟康。彼雖不動手而死。實由彼心中仍戚戚而懼。而女亦似知吾心。卽曰。信我可也。不信亦可。吾敢立誓。生平未嘗親手殺人。卽孟康之死。初亦不計其自裁之速。然我雖不殺孟康。而孟康實由我而死。毀譽致斃。其命固也。然於國際之偵探。恆有之事。不足。

奇也。余恩之良是。卽曰。吾未嘗斥王妃之不善。女曰。君心似尙不信。可見男子之肆赦。女子不易也。余心頗爲動。卽曰。適言開罪。非少前事。可以毋譚。想王妃此來似誠心助我者。女曰。吾自不知其所以然。或且狂易發耳。余見其面赤手顫。知必有故。然實不測。其意或威遲及警察總長。遣彼殺我耶。想彼尙有天良。見余不忍。着手耶。又或以言誘我。與之聯絡耶。抑一謀不中。不如以危悚之言。驅余出此界外耶。至於救我及自救。咸不可知。余久揣摩。始發口以質曰。王妃之來固警我而助我。吾心感佩至矣。女見余半信。卽愚女曰。君意如是乎。因低首言曰。否否。吾黨中之人。信我亦不欺。我且未嘗以殺人之事干我。今茲遣我殺君。非戲言也。余曰。或且。

令王妃爲恫疑虛喝之詞。女歎曰黠哉君也。疑人乃至無理。君之大名傾動俄國。匪人不知。余亂以他語曰。或且黨人見王妃慈善而愛人。故不令殺人於當日。女曰誠然。不惟不曾而亦不敢。今君尙不知吾之生平。或亦不願聞吾之生平。余曰何妨一示鄙人。女曰君誠聽之。吾本定罪爲殺人之凶犯。余曰安有是事。女曰此在他國則無而俄國則多煅煉之刑獄。君當聞吾夫之死。及其二子。此二子之死非吾害也。敢誓之天日。至於吾夫。則實自裁其自裁也。正復爲我非疑我殺其二子。蓋知我不愛其人。此事言之令人毛戴。吾夫之年三倍於我。直以資買我耳。吾父負債重重且仆矣。遂賣吾身他產。旣罄餘產。但有吾之一身。方賣我時。吾恨親王。至於次骨。語時音啞。然王之愛我如影隨形。片晌弗離。至我之殺彼。

我固自承然實。未嘗刺刃其腹。生前固以珠玉堆我。並言死後悉產歸余。而余仍落落無歡。王自審無味。因而自殊語時。聲音甚低。曰。我思王死似快。吾意不欲使吾長日鬱鬱也。余聞言心爲之動。女曰。後此警察來繩吾短。然一驗尸身。卽知吾無罪。尙力加吾罪。此警察長爲克拉司。平日頗愛我。獄上皇帝亦以爲情實。卽令克拉司處置吾罪。亦不知讞從何具。乃令吾侍者爲證。證吾殺人。言平日恨王。因而肆害。乃私行審判。定吾以殺夫之罪。署之爰書。克拉司曰。可以勿死。但爲彼之偵探供其驅使。余曰。以救死之故。而供其驅策。固也。今亦不能詳問及此矣。女以目視我。作獰笑。曰。汝謂救吾死耶。以理言足下似未達俄國之風尚。今亦願聞我所定之罪名乎。余曰。然則非死罪乎。余曰。俄國有慘刑。皮鞭之上節節。

作小結鞭人痛徹心腑不能堪且立死余聳然思此美人乃受鞭刑則令不堪回首也然余亦深知俄人之虐初不爲怪少須余曰汝已定計欲脫此警察之樊籠乎果如是者我能助夫人女曰君命且不保何能救我聽君此言寧非自拚其死來見救乎余聞言復疑蓋偵探之人幾以善疑爲性似此女欲擒故縱求救於人轉謂我之待救於彼殊可怪也卽曰吾先許吾主人以死然後留其餘力以助夫人女曰果能爲君主人幹事後而仍留其餘生則救我尙不爲晚余曰夫人之意句女曰果吾黨之人知吾走漏消息則不惟君不得生我亦將隨君而逝余曰此事滋怪黨人旣疑夫人何爲以夫人殺我夫人不曾言一生不欲殺人耶女曰彼輩未嘗屬我以事我自承其乏余曰然則夫人自承其能殺我耶女頤

不。耐。言。曰。君。當。自。明。其。事。彼。輩。謂。非。死。君。莫。可。故。自。薦。而。至。此。余
曰。何。爲。自。薦。女。曰。本。意。特。來。救。君。且。吾。之。請。行。彼。頗。不。謂。然。疑。我。
荏。弱。不。能。任。此。大。事。吾。後。此。以。言。詞。之。謂。君。之。陰。謀。勝。我。我。欲。圖。
復。其。仇。且。勸。彼。輩。謂。以。尋。常。之。法。殺。君。決。不。能。就。非。我。不。足。以。圖。
君。余。曰。此。意。甚。善。用。以。警。我。女。曰。不。寧。此。也。吾。意。在。救。君。君。當。能。
悟。吾。之。來。意。但。能。我。兩。人。常。常。見。面。彼。輩。見。爾。隨。我。之。後。決。無。他。
謀。且。有。我。鑒。君。決。不。至。於。倉。猝。乘。君。所。不。及。吾。自。謂。行。至。數。禮。拜。
後。彼。方。生。疑。此。數。禮。拜。中。吾。告。彼。人。言。君。本。領。鉅。而。智。計。深。不。易。
着。手。彼。或。寬。君。至。數。禮。拜。之。久。語。至。此。無。言。女。欲。起。行。余。曰。夫。人。
勿。行。吾。尙。未。鳴。謝。且。請。言。其。所。以。見。救。之。故。或。尙。含。他。意。於。其。中。
女。曰。吾。意。無。他。余。曰。夫。人。之。意。殆。太。后。示。夫。人。以。狀。與。我。大。有。同。

心。故行慈祥之事。女仍起行。言曰。君意如何。卽如何。惟吾初無他意。可勿見疑。余曰。此事大有係屬。女曰。吾頗欲歸不絮絮矣。語後身顫不已。女甫至門。門開肆。主人曰。斐托老威遲先生進謁。威遲笑。醫而入。見伊瓦爾外出。不期愕然。

第十七章

威遲之駭愕。乃未久。立易爲笑容。謂伊瓦爾曰。王妃復與司忒林先生晤面矣。伊瓦爾似以目示之。勿言。稍一鞠躬。卽翩然而出。威遲入門。作歡欣之狀。前此相遇。固以藥藥我者。今茲則非殺余不可。計乃逾毒。余平日雖有怨恨。仍和平不少露。然制心甚難。余則不爾。夷然若無事。卽延之坐。威遲曰。司忒林先生聞言必當疑訝。今上遣我來宣先生。余幾欲問爲何帝。心中固以爲日皇也。事幾

敗露。卽立遏之。言曰。吾何爲聞言而訝。卽君亦鎮定有恆。正復如我。威遲曰。吾能否稱君爲武伊武先生。帝已告我。以君之真名矣。余曰。然則君亦驚訝矣。威遲大笑曰。聞君在皇帝前詆我。我意請君不必與俄國事。卽有善策。亦須善刀而藏。呶呶無一益處。須知君卽陳奏吾短。皇帝亦無權力。足挽大局。徒增其煩惱而已。無爲也。余心深以爲然。且早知威遲固有大力。足以刼持皇帝。卽聳肩作笑容。曰。爾我初無意見。惟足下用藥酒見醉。毋乃太過。威遲曰。此誠吾罪。以理言之。君之智數實高於我。今問足下藏書何處。能自達於日皇。吾蓋匪處不加捫索也。余亦大笑。心念俄皇雖無實權。尙未以余之祕密告彼也。威遲曰。今事已過眼。兩無芥蒂。可以爲良友。之過從不必有我詐爾。虞之事。今彼此無隱。以坦白言之。

爲佳。須知設陷相傾。爾我皆屬無利。余曰。朋友不開誠布公。無以爲交誼。今質直告君。想君亦不至直告皇帝。吾實爲日本之偵探。威遲以目視我。似不之信。又似羨我之有膽力。卽曰。吾觀足下可云。魁杰之士。敢深入重地而不斂避。余曰。爾我何必爲仇。以吾觀君。似非實心爲國者。威遲以齒較唇。曰。吾意但主金錢。果日本能予我以利者。則我尙何囂囂之云。余曰。此事吾當爲君謀之。君且信我。我必爲君效。君不言皇帝宣我耶。威遲曰。然皇帝有計畫。將命爾我二人合力以圖。余曰。自此以後。決爲朋友。威遲曰。此事屬君惠愛。吾觀爾與伊瓦爾二人。相與甚洽。余僞爲能內媚。復矯爲得意狀。言曰。王妃伊瓦爾見待甚誠。且囑我常至其家爲過從之良友。威遲曰。吾車在外。胡不同御以朝。余曰。善。得君同行。則皇

帝愈信吾二人之水乳語後同車。意態甚親。乃不知其意安屬。然余在車中。右手納諸衣囊。常握手槍以待。發行次。車馬忽跌。余以為有意將出槍已而知其誤。遂不發。旣至皇宮。請余下車。威遲不進。謁者引余至殿。見皇帝案上電報攢積極厚。皇帝見余至。容色甚豫悅。卽曰。武伊武先生之來。一何速耶。想爾二人融洽無間矣。余未答。心念旣爲日本偵探。而外仍爲英國斡旋。和局此戰事之肇。非帝夙心。均出之威遲與德聯絡。而皇帝乃信我與威遲和協。以爲幸事。卽曰。武伊武先生試坐。朕有機密事奉白。試觀朕之門戶嚴密與否。朕蓋不欲人竊聽吾事。余見有三門。均下鑰矣。皇帝曰。卽斐托老威遲亦不省朕與先生此時作語。余曰。然則陛下不信斐托老威遲矣。皇帝曰。非也。惟此事爲外交。非彼所長。曾明言。

以告朕。余視皇帝大不謂然。此人爲德皇之偵探。卽天下無兩之外交家。胡言不知。皇帝忽曰。武伊武先生信鬼神乎。此語爲余所料。卽答曰。外臣爲天主教門所述上帝之靈迹。外臣深信其有。邇來奔走四方。教門之禮節漸漸疎闊。然信心猶存。帝曰。爾忠心於天主教。佳甚。今且聽朕所言。余思俄皇雖非政治之家。或於教門。尙有領會。帝曰。此都城中有一先知之人。足以令人震怖。其人法產。名曰阿加司替。前一年面朕。正日俄構畔之始。阿加司替。則一語。朕以後來之事。今一一皆驗。且言日本迫我開戰。茲乃果然。朕不能不恃以決休咎。此語余已宿聞。非一次矣。想此術士亦彼。人之黨謬爲先知之言。以聳俄皇之聽。或他國所使。正不敢知。余此時作傾信之狀。俄皇大悅。曰。昨夕阿加司替。即在此敵殿與朕。

作機密語。言有神附體。余曰。神亦有名乎。帝曰。神名卜拉娃司器。女神也。想君前此或亦聞之。生時究性理之學。國家從而刑之。陰靈不散。聚而爲神。蓋異端也。而近人尙有學之者。昨夕吾又降神於是間。(國將亡聽於神中外皆然可笑)。朕問波羅的海艦隊如何。今晨朕往閱海軍。見艦隊軍官皆懷疑似不能趣赴前敵者。而海軍上將路幾司溫司替亦怏怏不欲行。以爲軍火行糧及煤炭咸不前備。朕謂胡不更延一月。則備矣。而海軍部尙以爲未能赴東。朕此時甚欲察此艦隊。赴東時能否據其勝着。卽請阿加司替。問諸大神。俄皇語至此。忽自囊中出片紙示余。曰。昨日問神之所言者。朕自記之。神云。波羅的海艦隊大有危險。英國與日本陰謀。燼吾戰艦於半道。余大驚。曰。陛下當信英國政府。種種維持太。

平之局。安有狙擊陛下海軍之事。俄皇曰。神不言政府。但曰英人或陰謀擯我者。亦有其人。正未可料。神言當此之時。有英國二人。以魚雷艦出太姆司河。至立薄攻吾海軍。余此時不能答。想英人中亦有不惜死之人。隱中爲日人助勁。唯余不願俄皇對余質言爲神之所命。卽啓皇帝曰。神言幽渺。未必能應。皇帝曰。吾明日夜中。尙欲神示以確據。至時汝可一來。爲事果確。爾可通書英政府。俾可約束其游民。勿爲是失和之舉動。余卽應詔。以明夕至。乃爲禮興辭。卽爲公爵打電。曰。俄國波羅的海艦隊出時。吾英各口宜嚴加盤詰。謠傳有魚雷艦於半道要擊俄船。俄皇固已聞之。幸加警察。勿俾此挑釁之民。妄出生事。

第十八章

余思阿加司替能與神語。其人果爲何種人也。余思此等人亦熱心於國際者。特規畫遙於余。故爲此詭祕之行以求濟。余亦不署其真名。但曰阿加司替。彼俄皇平日無主。一爲危言所動。卽服以爲神。以勢言之。似此人大有權謀者。余則漠然不以爲可。余勘得此人言休咎事時。亦偶中。惟國家大事問之。則捕捉風影耳。此時卽往訪伊瓦爾。詢此人之生平。余與王妃初晤面。卽注意其人。彼雖致殷勤於我。而余之相交。則在若離。若卽之間。不欲與之親密。然前日戾止。述其救我之言。余心不能無動。蓋畏鞭痕之烈。故棄其節操。復不之恤。但爲免死之謀。用媚術以欺男子。遂其陰謀。而孟康卽死其手。而今日所處之地步。則較往日爲難。爲黨魁刦持。以刀就吾胸際。尙欲求免余身。不爲彼輩之所害。余果有爲小說。